

书事杂谈

文 / 文 金

闲话签名本

但凡痴书人,或多或少都藏有著者(译者、编者)本人签名或题签的书。

如果一本书有作者亲笔签名,那么这本书就有了温度,有了故事。如若还有题签、赠言(诗)、签赠日期、钤印等,那就更是锦上添花。总之,著者在书上留下的有效文化信息越多,就越有文化价值和收藏价值。

每当在路边摊或旧书网发现有著者签名的书待价而沽——不论著者名气大小,书籍品质高劣,我都会心生怜悯。是啊,著者呕心沥血写出来的作品签名后被弃之如敝,是多么辜负著者的一片心意啊!看着这些“没娘的孩子”流落四处,我就忍不住想收留下它们。

由于比较关注老一辈编辑,我淘到了王维玲先生的签名本《岁月传真》《品尝记忆》等,他是《创业史》《红岩》等书的责任编辑;何启治先生的《美丽的选择》《文学编辑四十年》等,他年轻时曾做过柳青长篇小说《铜墙铁壁》的再版责任编辑,后来审读出版过《古船》(张炜)、《白鹿原》(陈忠实)、《突出重围》(柳建伟)、《狂欢的季节》(王蒙)等一批作家的重要作品。他们在中国编辑界名声如雷贯耳,或许名望局限于学术界,所以他们的签名本与普通书售价差别不大。这样的拣漏,令我喜不自胜!

我有缘结识何启治先生,就是碰巧买回的签名本有他的手机号码(应该是应受赠人要求写下的)。我由此联系上了何老,还赴京拜访他,坐在他家客厅的小方桌前做了几个小时的独家专访。其中经何老授权,由我首次对外披露的路遥写给他的10封未刊信件乃是收获之一,这批信件后来悉数收录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的8卷本《路遥全集》(公藏版)。最近读到陈忠实深情回忆与何老深交40年的文章,发现他也曾经像我一样怀着

志忑而又崇敬的心情,毕恭毕敬地拜访过何老,他也坐在何老家客厅那张低矮的小方桌前,与我聆听何老的教诲是多么相似!联想何老还曾审读出版过王蒙、张炜、柳建伟等一批作家的重要作品,如果这些作家拜访过何老的话,何老也有可能是坐在那张小方桌前接待他们的。想到这些,我不由得心潮起伏。如此胜殊因缘,都拜签名本所赐啊!

热心的书友经常与我第一时间分享刚收购到的名家签名本,其中不乏郭沫若、周作人、巴金、冰心等善本,不少还是毛笔题签题诗的精品。这些精品价格奇高,我虽然眼红心急,但也只能望“洋”兴叹。当然有时也有例外,书友不喜“穷款”(即书上单署姓名,无记年、题赠对象及钤印等),常以白菜价抛售,只要是真迹,我常“动如脱兔”收纳之。不久前,我将只有艾青签名的《艾青诗选》以低价收入囊中。

去年,我淘到几册陈沂的签名本。我对这名作家不熟,网上一查,他既是老作家,更是老革命。在他的签名本中,有陈沂回忆录《十年历程(1979—1989)》,扉页签有:“厚生阅。陈沂,92.10.29”;长篇小说《白山黑水》,扉页签有:“厚生存念。爸爸、妈妈,九二、十一、九”字样……字迹龙飞凤舞、开阔舒展。这些书保存较好,而且每本都规规矩矩地盖有“厚生藏书”的藏书印。我还购到一本《彭德怀自述》,扉页写道:“南岗:希望从彭总的一生中学习无难不过、无坚不摧、至死如一的伟大精神。爸爸82.3.29上海”。可以想象,父亲在这本书出版不久就买来推荐给孩子,希望他(她)像彭德怀一样“无难不过、无坚不摧、至死如一”。这本书不是陈沂著作,所以他未署名,只以“爸爸”落款转赠孩子,我想他给孩子写下这段话,应该自有深意。我不禁思索,是不是当时孩子在

给有故事的签名本找

一个安妥的家,让它不再流浪、不必漂泊,这或许是每个读书人的朴素心愿吧!

工作或者生活上遇到了什么挫折坎坷,父亲通过赠书激励他(她);或者父亲只是纯粹对彭老总敬重,父亲有彭德怀相似的人生经历——参军、打仗、被批斗等。也有一种可能,陈沂对彭德怀的关注与他的工作密不可分:他建国后曾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首任部长,主持全军文化工作,与时任中央军委领导的彭德怀在工作上应多有交集。

从这些书的题签中,我看到了一个拥有不平凡人生的父亲对孩子的那份至爱,令人动容。为了搞清楚“南岗”、“厚生”是什么关系,我买来《陈沂家书(1958—1979)》《五十年一瞬间》研究。这才得知陈沂有孩子北岗、南岗、东岗、西岗,受赠人“南岗”是其女,“南岗”应是小名,本名或许是“厚生”。

从这批书恭恭敬敬盖着的藏书印看,她始终珍藏着父亲赠予的这批签名本。但不知什么原因,就突然全部“失散”了?因为搬家?出国定居?当年的孩子老去?我无法猜透其中缘由。签名本一旦流落旧书市场,就会被打上市俗的标价,趋利的书商或收藏家会以著者名气、书籍品相、版本新旧、印量多寡作为衡量标准给它估价。果然,与我所购同批署名“陈沂”的签名本,在旧书网陆续上架开售,并且价格不菲。我无意将这几册签名本转售,因为书中蕴藏的父亲那光芒四射令人无法直视的舐犊之情和温柔爱女浓得化不开的拳拳之心,又岂能用金钱来衡量?我愿意将其妥为珍藏,完整保留下一位平凡而又伟大的父亲给予女儿的时代馈赠。

给有故事的签名本找一个安妥的家,让它不再流浪、不必漂泊,这或许是每个读书人的朴素心愿吧!

(作者供职于白泉分公司)

絮语轻谈

啊,姚家娅

文 / 杜拥军

姚家娅,湘西龙山这个的地域经过时间岁月的洗涤之后,已经被我们熟悉地认知为姚家娅隧道了。如果说今生我们是为他而来,冥冥中,姚家娅隧道仿佛也是在期待着我们的到来。

2021年9月,刚刚进洞不久的姚家娅隧道,带给我们职业生涯不曾是一记闷棍。在湖南省交通运输厅质安局组织对炉慈桑龙高速公路第三季度质量安全综合检查中,姚家娅隧道出口左洞掌子面一次开挖4.69米,右洞一次开挖4.0米,超过了施工方案要求,右洞掌子面有出现了掉块现象。鉴于姚家娅隧道出口左右洞仰拱均未及时施工,超过仰拱施作安全步距要求,湖南省交通运输厅质安局依据《湖南省公路施工企业信用评价实施细则》失信条款,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了严肃处理。公司对此高度重视,积极组织管理技术力量南下湘西驰聘支援桑龙项目。聚公司之力,再展行业风采。在湘西桑龙项目兴通人以逆风前行,知难而上,奋发图强地忘我开展工作,不以不

幸作负担,用我们真诚的努力帮助施工单位改进管理的不足。忠于职守,信守承诺不仅是责任,更当成了我们在湘西桑龙项目兴通人无比神圣的使命。在这里,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这次挫折不是一次命运的“赌博”,而是需要我们用青春抑或生命历程去践行团队信念的操守。我们始终相信:未来,是不可预料的,只有把握好现在,才能让未来天堑变通途,变得更顺更好……

时间是片温柔的羽毛,将过往的灰尘弹去。岁月的指针,也从2021年10月走到了2022年10月。过往的一年我们翻山越岭,数度擦肩空谷幽兰。困难重重的姚家娅隧道施工,经过广大建设者在严控超前地质预报和超前钻孔探测,克服了桑龙项目全线突出频繁涌现突水突泥溶洞暗腔地质灾害,带给施工重重险关隘口考验威胁,终于经过不懈努力迎来了穿越贯通的曙光。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卞之琳的《断章》,浅浅在纸上渲染了桥上的风景。在姚家娅隧道建设中,一直在路桥建设砥砺前行的我们,追随着时光岁月,相约坚守在一起的经历仿佛是一个圈,转来转去,恍然又转回来了。湘西的十月,最美的是山林红。漫山红遍,层林尽染。斑驳锦绣的山林红,在金秋阳光普照彩霞的辉映下,染红了山涧溪流,为我们意境里萧瑟落寂姚家娅的秋天,带来了相伴的喜悦和快乐……

姚家娅隧道出口,是土地革命时期红六军团第十八师暂时留在以炭岩塘为中心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兵工厂址墙上书写着红军“四不怕”宣传标语:不怕敌人强大,不怕环境险恶,不怕疲劳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坚决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湘西的青山绿水保存着红色革命的基因青春活力,在薪火相传的红色精神中守护百姓的平安幸福,鼓舞着我们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不怕环境险恶,不怕疲劳困苦,向着奋斗的胜利那一天前进……

(作者供职于陕西兴通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诗意人生

秋夕

芳草露,情人泪。
七夕雨,为谁悲。
相思了无益,
丝丝诉不尽。
远望云山,愁绪起。
俯看月季,始相离。
山水迢迢路遥遥,
聚散依依不言弃。

文 / 秦映蕊

(作者供职于商漫分公司)

云间掉落的鸟鸣

文 / 郝壮壮

晨时五点多钟,起床开窗,会看到奇异且绝美的景象。天地一片红粉。天空中,尤其是东边方向,更是遍布桃花色薄云。这红粉最为晕染的时刻,也是鸟鸣最为繁盛的时刻。叽叽叽叽、啾啾啾啾、喳喳喳喳……各类不同的鸟鸣如云中掉落的雨珠一般掉落在纸窗上,玻璃窗上,混凝土上。于是,鸟鸣谈论大地,说是洁白的纸,说是透明的玻璃,说是坚硬的水泥,说是柔软的土地。

我在纸窗前,见过太多的鸟。上初中之前,我一直住在乡下,左邻右舍并无一家有玻璃窗,户户皆是纸窗。乡下人心良善,往往在自家窗台上摆撒一些人所不食的秕谷或昨日剩下的米饭,让鸟儿也有早餐吃。故而这些窗台上,往往落满许多生有羽翼的可爱生灵。窗纸不透明,视线无法穿过,但却映出影像。我坐在窗前写作业的时候,常一抬头就能视见鸟儿们活泼跳跃的身影,有声有形,仿佛看皮影,精彩纷呈,有时一看就能看一早上。在功课烦琐的小学,这些于云间掉落,又在窗台上蹦跃的鸟鸣,给予了我太多快乐,让我的童年不至于被作业的愁苦填满。

老家没有可读初中的学校,我到了上初中年龄,父母带着我搬至县城居住。新家的窗也由纸窗变作了玻璃窗。玻璃窗不挡视线,我坐到窗前写作业的时候,便常为窗前的绿树红花所逗引,东张西望地看,看得满心欢喜。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一看到这些绿树红花,就觉得一天的暑热也过去了,臂膊上似乎还有丝丝缕缕的凉意,那些凉意是从自然的红绿中生出来的。玻璃窗前也依旧有鸟儿,因为我还保留着在窗台上撒米的习惯。只是这些米已不是从自家地里种出来的,而是在市场上买来的,是商品粮,不过鸟儿吃得惯。它们吃商品粮与吃农家粮几近无异,一样地叽叽喳喳,一样地蹦蹦跳跳,把从云间带来的清脆鸟鸣,一点点撒在我的窗前。只是耳中这与记忆里仿佛一模一样的鸟鸣,和目中之这与记忆里看似一样却全然不同的米粒,常常勾起我一点惆怅,一点很淡很淡的惆怅,并且混杂着点寂寞和迷惘。像烟,像雾,像说不清道不明的什么东西,萦绕在我小小的心上。

后来上了高中,再上了大学,去了市里,也去了省里,眼前的道路愈来愈宽,脚下的土地却愈来愈少。眸目所及,皆是灰硬的混凝土。偶尔能看到一小块柔软的黄土,也被围栏围住,在公园里呈展,仿佛博物馆里的珍贵藏品。高中和大学,我都是住校,窗台为公有,不可自己随意撒放米粒,鸟儿们饱餐后遗下的五颜六色的鸟粪,室友们也多觉嫌恶。万物有灵,鸟儿也识人眼色,懂得情感之喜厌,故而来得次数日渐减少。有时候太想念鸟儿,我会故意起早一点,准备一点清水和米,悄悄坐阳台上,等着它们来。可鸟儿们不来。它们从粉红色朝云里飞出,在我头顶不远处盘旋一会儿,又飞回了云中。一阵阵晶莹的鸟鸣如玉珠般坠在我准备好的白米与清水中,我不能辨识它们属于哪一只鸟。

不久前,回了一趟老家,再次住进了阔别多年的老屋。现在它已经是由爷爷奶奶奶妈居住了。纸窗木桌,菜瓮水缸,大大长长的黄土炕,老屋内一切仿佛与时代格格不入,踏入屋中的一瞬,竟恍然有种穿梭时空之感。但毕竟生于斯长于斯,足程所及,记忆所生,随着脚下一步步踏满小屋,往昔也如幻灯片放映般在脑中浮现。我走近既熟悉有陌生的米缸,揭开缸盖,映入眼帘的是一色黄澄澄的小米,粒粒晶莹,颗颗饱满,不禁泪氤眼眶。我知道,这是自家地里种出来的米。

熟稔地抓出一小把,细细碎碎地撒在窗台上,不多时,纸窗上又映出了满身羽翼的美丽生灵的影子。叽叽喳喳,蹦蹦跳跳,其声也啾啾,其乐也融融。

我搬来一把凳子坐在窗前的桌子旁,就像十几年前那样看着它们,一看就是一早上。用舌头将食指抵湿,继而轻轻于纸窗格上戳开一个小洞,眼睛透过小洞,温情地看着这些欢愉雀跃的生灵。它们一个个吃得肚子鼓圆后,便振翅跃下窗台,在院中闲庭信步,似是散着饭劲儿,优哉游哉。窗前的眼睛,却在这悠游中,受了极大的震撼——这些云间掉落的鸟鸣,在经历了那么多玻璃,那么多水泥之后,终于,又落在了柔软的泥土之上。

(作者供职于陕西路桥集团第四工程公司)

真挚情怀

我路过了你的冬天,你行走在我的春季

文 / 闫芳芳



父亲是一名公路人。

记忆中最早的就是小时候和母亲一起跟着他在工程队到处修路修桥的时光,每次都是外婆煮上一篮的鸡蛋送我们上火车。因为地方的不同和工期的长短,我们常常鸟枪换炮地挪住所,短则两三个月,长则一两年,最长的那段岁月在安康石泉,我还在那里上了幼儿园。后来因为上学的缘故我被送回了外婆家,母亲则继续跟着父亲在外流离,小我7岁的弟弟就是母亲在安康生的。而我也是在那年摔断了胳膊,因为父母远在他乡,大字不识的外公外婆害怕的不知所措,本来一个简单的骨折愣是在乡村诊所被足足治疗了一年之久,大大小小8次手术,终究留下了隐患。

常年工作在外的父亲几乎没照顾过家庭,在挣工分的生产队那会,带着两个孩子的母亲过得很艰难。后来分自留地了,要强的母亲整日地在地里忙碌。大中午,我背着年幼的弟弟坐在邻居家的大门口,看着别人家的父亲和孩子蹲在一起玩笑吃饭。每每此时,我就会想起父亲,我不知道为啥他总有修不完的路和桥?

后来父亲回来了,有了固定的上班地方,离家20公里以外重油库,他骑着一辆二八的自行车在周六的晚上赶回家,周日的晚上再去单位,

我和弟弟终于有机会被父亲牵着手扬眉吐气地行走在村头。但父亲也有失约的时候,例如夏季,那是公路上最忙的时候,忙着拉油铺路。下雨天气,因为父亲回来的一段乡村路是土路,上壕的,泥泞的路面自行车是推不上来的。也是在那时,我终于明白父亲为什么要修路了。

走上公路行业是我没有想到的。

那年,体弱多病的我在父亲的劝说下就读省交通技校。毕业后上班时,父亲在给单位拉送桶装沥青的途中,出了车祸,几乎搭上了性命。在那次事故中,父亲伤了大脑,失去了左眼。事故后,我们一家人的命运因为父亲的受伤都发生了改变,母亲再次像男人一样撑起了这个家,我过早地当上了家长,供弟弟上学读书,弟弟也放了三年的高中考取了中专……

我上班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在二级公路上收费。当时的收费站隔壁就是辖区的一个道班,每天,差不多七八个人坐着唯一的交通工具——拖拉机上路作业。夏日头戴一顶草帽,冬季棉线围巾包头,或扫路或拔草,他们皮肤黝黑,衣衫灰旧,唯一的橘色马甲也早已失了颜色。那是我头一次知道了还有养路工这个工种。我问母亲,这也是工人吗?这和种地收庄稼的农民有啥区别?母亲嗔怪:不要乱

说,你爸是修路的,他们是养路的,都是吃公家饭的。

后来因为国家政策收费站被撤了,我被二次分配到了公路段成为一名公路人,这个曾被我看不起的职业,就这样成了我一辈子的生计。

我曾抱怨过、沮丧过,在梦想与现实中,在不甘与无奈中,不知不觉地走过了春夏秋冬,走过了三十而立、四十不惑,我和同事们一起装垃圾,一起抬盐袋。我曾无数次感叹于他们卷起裤腿光着脚在浑水中抢险的场面,曾无数次感叹于他们在吐气凝雾的严冬一口口啃着冷馍在雪地里防滑的情景……烈日下风雨中,我竟觉得他们是那么的可爱又伟大,我渐渐喜欢上了这群人,喜欢上了这份工作。

日月更替中,我看着打草机更替了镰刀,清扫车更替了扫把,大雪的冬季我们不再一锹一铲地铲雪,快速高效的滚筒式除雪机械一路浩浩荡荡。我看着眼前的公路越来越宽,看着公路两旁灌木绿篱整体成形,看着绿化带内波斯菊弯尾竞相开放……我们上班生活的地方,断桥铝门窗、空气能采暖、天然气灶台、电热淋浴……我们不再只会扫路了,怀揣专业技术的我们可以被邀修路建桥,我们可以租赁我们的装载机、洒水车外出干活。我们不再看眼

于每月四五千元的工资,闯市场谋发展,为自己创造更加优越的工作环境和更加有优质的生活已成为我们现代公路人的新理念。

我们依旧是一身橘,但橘得亮丽,橘得让人羡慕。

如今,已经74岁的父亲最喜欢的就是弟弟抽空开着车带他到处游玩的日子,他不会像别人那样专注于风景,却每每对车轮下的道路和桥梁问个不休,是国道还是省道?通往哪里?几车道呀?多长呀?末了总是一句:变化太大了……那日,老家村上给父亲捎信说今年党费可以提前交,父亲天不亮就乘坐城乡客运回去了。弟弟很是生气,说不就是个党费吗,干嘛那么着急?父亲笑着说,现在回家的路修得那么好,车也方便,来回就半个小时的路程,交党费还不快点?

我路过了你的冬天,你行走在我的春季,一家两代人干着相同的事业,见证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我想,这便是我和父亲这辈子作为父女最好的缘分,也是此生最大的幸事。

落日余晖下,听着父亲絮絮叨叨说着当年一起干事的谁谁谁生病了,谁谁谁去世了,虽不认识竟也莫名悲伤,但我脚下的步伐却不曾停顿,因为前面的道路平坦又宽阔,舒适又美丽……

(作者供职于陈仓公路段)